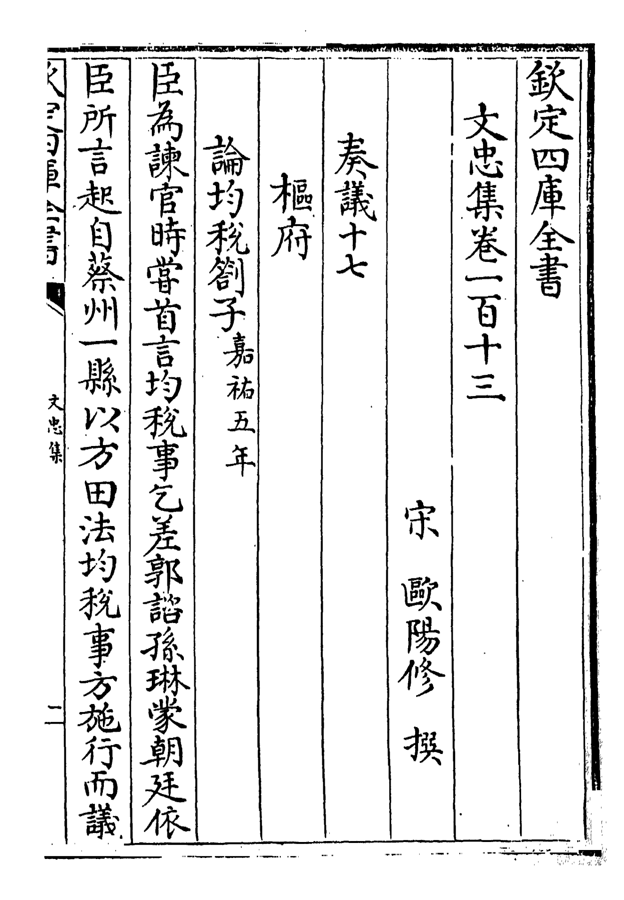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十七

樞府

論均稅劄子嘉祐五年

臣為諫官時嘗首言均稅事乞差郭諮孫琳衆朝廷依

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而議

者多言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稅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陜西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戶虛驚斫伐桑棗尚不為信次見陜西州郡有上言歲儉民饑乞罷均稅者稍已疑此一事果為難行而朝廷之意決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人戶凡千百人聚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上言雖為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掩蔽則民情可知矣蓋均稅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

本只(一作則)以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衢州通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催數内均減重者攤與冒佃户却別(一無此字)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本(一作之)意而民所以喧訴也又聞澶州諸縣(一有於字)見今實額管催數外將帳頭自來樁坐有名無納及(一有夫字)開閣將行(一無二字)兩項逺年稅數並係祥符景德已前以至五代長興年樁管虛數並攤與見今人户又聞以地肥瘠定為四等其下等田有白鹻帶鹹

地并鹹鹵沙薄可殖地死沙不可（一無此字）殖地並一例均攤與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可煎鹽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來蒙賜恩卹放行鹽不（一無此字）禁只令據鹽斤兩納稅今煎鹽者已納鹽稅又令更納田稅豈祖宗所以惠河北之民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係禁鹽地分者亦均攤與稅又不知使（一無此字）民何以納也澶衛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方（一作地）謂所均稅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希意承旨者言

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忘大害爲國歛怨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茍已知之其可不為救其失哉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税所只如朝廷本議將實催見在税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立税數及遠年虛數却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均且均税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令取進止

乞差檢討官校國史劄子嘉祐六年

臣前為學士日兼充史館修撰竊見本院國史自進本

入內後官守空司因具奏陳乞降付院收藏以備檢討尋準朝旨於龍圖閣寫本關送本院令修撰官躬親對讀修改其國史尋已寫了竊緣本院元有修撰官三員後來孫抃及臣相次别蒙差任今止有胡宿一員其未經對讀一有國史二字卷數尚多竊慮寫下多日闕官校對久不了當漸至因循欲乞添差檢討官三兩員同共對讀早令了當況檢討官檢閲本朝故事亦是本職仍乞不令漏洩令取進止

論牧馬草地劄子 嘉祐六年

臣為學士日兼充羣牧使朝廷以馬政久弊差吳中復等與臣共議利害欲有改（一有更字）為未見得牧地善惡多少難為廢置欲乞差官先且打量牧馬草地次臣遽蒙恩擢在樞府所有牧馬利害商量未了事件臣有愚見方欲條陳今聞諸監所差各官將前去竊緣監牧帳舊管（一作管舊）地甚多自來界至不明官私作弊積久為民間侵占耕種年歲已深昨已曾差高訪等根括打量人戶

多稱父祖世業失却契書無憑照驗但追呼騷擾而已今若更行根究必亦難明徒為追擾未見其利民先被害臣今欲乞令差去官只據見在草地逐段先打量的實頃畝明立封標界至因便相度其地肥瘠宜與不宜牧馬其廢置改更候逐官回日令相度牧馬所據利害擘畫申奏其已為民間侵耕地土更不根究蓋以本議欲以見在牧地給與民耕豈可却根究已耕之地重為騷擾至於民間養馬等事利害甚多臣當續具奏聞其

不根究侵耕地土一事伏乞先賜指揮令取進止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嘉祐六年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一作豈敢自安所以夙夜思維顧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

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
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
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
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
立朝各有本末前後（一有言事二字）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
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
為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
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

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時之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内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一有之字）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

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覩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一有字而畏人知者

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寛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吕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彦博貶春州别駕至和初吳中復吕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

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
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
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
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
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二字一誨作呂
一有新進二字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
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彦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
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

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一有來字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内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

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揺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為不然至於去歲一字冊十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揺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寛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

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政府進

舉劉攽呂惠卿充館職劄子 嘉祐六年

臣伏見前廬州觀察推官劉攽辭學優贍履行修 一作清 謹記問該博可以備朝廷詢訪前眞州軍事推官呂惠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飭躬可謂端雅之士並宜置之館閣以副聖朝養育賢材之選臣以庸繆叅聞政

論無能報國敢舉所知其劉攽吕惠卿欲望聖慈俾充館閣之職如後不如舉狀臣甘同罪取進止

論祠祭行事劄子嘉祐八年

臣近準勑差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竊見有司行事不合典禮據開寶通禮當先引行事官於東壝門外道南北向立次引入壝門就壇東南位西向行事蓋即事有漸自外而入於禮為宜今卻先引行事官於壇下作揩之側北向立次引東行向外就行事位由内而外乖背禮

文臣遂於本院檢詳蓋是往年撰祀儀之時誤此一節今據祀儀四時及三（一作土）王五帝上辛祈穀春分祀九宫朝日高禖孟夏雩秋分夕月仲秋祀九宫貴神季秋大享明堂冬至祀昊天臘蜡夏至祀皇地祇及孟冬祭神州地祇凡一十七祭並係大祀一例錯誤並合改正依開寶通禮兼禮生贊唱生疎多不依禮文臣伏見朝廷近年新製祭祀器服修飾壇壝務極精嚴而有司失傳行事之際於禮繆誤伏乞下禮院詳定依開寶通禮

改正祀儀及教習禮生使依典禮以上副聖朝精嚴祀事之意今取進止

論逐路取人劄子 治平元年

臣伏見近有臣寮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為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

為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録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區區欲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

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一無此字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為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

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葢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一無此字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葢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

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捨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

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

例各絶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

來一就省試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煙瘴北人

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一無十二字

人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

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濫隨

生何可勝數故臣以為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

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

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邊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已苟可為患則何妨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黄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一作能牢籠不逞當别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

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為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人主則厚顏尸禄豈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猶此彊言乞賜裁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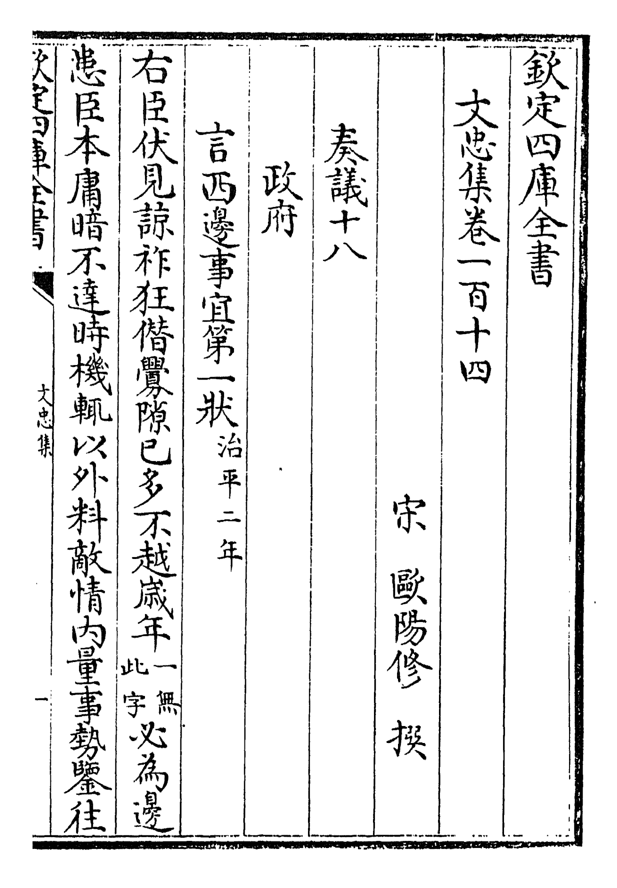
乞獎用孫沔劄子　治平二年

臣伏見諒祚猖狂漸違誓約僭叛之迹彰露已多年歲之間必為邊患國家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歷罷兵以來至今二十餘年當時經用舊人零落無幾惟尚書戶部侍郎孫沔尚在西事時沔守環慶一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以未嘗出兵又不遇敵故未有臨陣破賊之功然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著於一方至今邊人思之雖世不乏材朝廷方務推擇若求曾經西事可

用之人則臣謂無如沔者沔今年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況所用者取其智謀藉其威信前世老將彊起成功者多沔雖中間曾以罪廢棄瑕使過正是用人之術臣今欲乞朝廷更加察訪如沔實未衰羸伏望聖慈特賜獎用庶於擇一作材人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取進止

英宗實録所載乃節文但於孫沔姓名之上添致仕二字又國家禦備作朝廷禦備

文忠集卷一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十八

政府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治平二年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一無此字）必為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内量事勢鑒往

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
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
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彜興克叡以前
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為邊患
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
五餘年既不能翦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為潘羅支所
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
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

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彊元
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歷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
動國虛民獘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
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為國主僅得其稱
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
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為蓋繼遷之叛而復王
封元昊再叛而為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
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為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

於如一無此字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歷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彊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皇帝一無二字景德二年盟契丹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一作知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為慮待其謀成兵

具一旦一作日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鋭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一無此字所以屈意忍恥復與之和此慶歴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頹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曽

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敵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人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茍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恥收後功但顧

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睿筭係纍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敵騎於黄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絶邊患此臣竊一作內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敵人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為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横出而為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於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

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𦵏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一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路分為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為寡彼衆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一冊此字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

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足(一作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為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

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一無此字)凡出攻之兵勿為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来非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人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

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重一作密葢欲攻驟國方彊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為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彊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竒一無四十八字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

巡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一無此字）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一無此字）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譎詐之所為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為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蓄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

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一有其字知中國之彊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爾一無此字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爾

言西邊事宜第二劄子同前

臣近曾上言諒祚爲邊患朝廷宜早圖禦備及乞遣一

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出施行臣竊見慶歷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翫寇無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惶恐倉卒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殺將可為痛心今者諒祚以萬騎寇秦渭兩路焚燒數百里間掃蕩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固已挫矣諒祚負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者齎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羞媿俛首懷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

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童威沮國辱此臣等之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責大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兵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兵如此等事甚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閒時御便殿召當職之臣使按圖指畫各陳所見陛下可以不下席而盡在目前然後制以神機睿略責將相以成功而陛下以萬幾之繁既未及此兩府之臣如臣一無二字等

日所進呈又皆常程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講定大計外則四路邊臣自賊馬過後亦不聞别有擘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歷之初矣近者韓琦曾將慶歷中議山界文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蓋琦亦患事未講求假此文字為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爾自進呈後尋送密院至今多日亦未曾擬議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便是國之謀臣若其謀慮淺近所言狂妄自可黜去不疑臣亦昨因目疾懇求解職曲蒙聖恩未許其去既

使在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禄厚顔何以自處所有臣前來所上奏狀欲望聖慈一無二字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商量若其言果不足取棄之未晚今取進止

乞補館職劄子治平三年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

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為先而名臣

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来朝廷患百職不修務一作而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為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為急而遂忽儒學為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謬過蒙任使俾陪

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一作列）如別奏（一作劄）欲望聖慈因宴閒之餘一賜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一有聖字）意令取進止

又論館閣取士劄子（同前）

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為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兩制（翰林學士謂之內制中書舍人知制誥謂之外制今並雜學士待制通謂之兩制）兩制闕人則必取於館閣然則館閣輔相養材之地也材既

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採廣求而多畜之時兾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為名臣矣其餘中人以上優游養育以奬成之亦不失為佳士也自祖宗以来所用兩府大臣多矣其間名臣賢相出於館閣者十常八九也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采既廣故所得亦多也是以有文章有學問有材有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奬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為賢輔相矣其餘不至輔相而為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先朝

循用祖宗舊制收拾養育得人尤多自陛下即位以來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於館閣此其驗也只自近年議者患館職之濫遂行釐革而改革之初矯失大過立法既峻取人遂艱使下多遺賢之嗟國有乏材之患今先朝收拾養育之人或已被遷擢或老病死亡見在館者無幾而新法艱阻近年全無選進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并新格則可見取人之法如何所得之人多少也

一舊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
舉一路也歲月疇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上及
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只一任替回便
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此一路
也兩府臣僚初拜命各舉三兩人即時召試此一
路也其餘歷任繁難久次或寄任重處者特令帶
職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自科場改為間歲
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方得試自第二人至

第五人更永不試制科入第三者亦須兩任回方得試凡五七次科場未有一人中第三等者 其餘等第並永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已塞矣兩府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候館職有闕則於簿内點名召試其如館閣本無員數無有闕時故自置簿来至今九年不曾點試一人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惟有疇勞帶職一路尚在爾

一新制館閣共置編校八員本為館中書籍久不齊

整而館職多別有差遣不能專一校正乃別置此八員故選新進資淺人令久任而專一校讀所以先令作編校二年然後升為校勘(未是正館職)為校勘四年後升為校理(始是正館職)為校理又一年方罷編校別任差遣然自置編校後適值館閣取人之路漸廢今議者遂只以編校為取士新格往時直館直院直閣校理皆無定員惟材是用不限人數今編校限以八員為定以此待天下之多士宜其遺

材於下矣八員之内仍每七年方遇一員一有闕之字

而補一人以此知天下滯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八員自可仍舊每有員闕令中書擇人進擬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脫去常格而獎拔之令負文學懷器識磊落竒偉之士知名於世而未為時用者不少惟陛下博訪審察悉召而且置之館職養育三數年閒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知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但拔十而得一

二亦不為無益矣況中人上下養育獎成之不止十得一二也

薦司馬光劄子治平四年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為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為皇

子曽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為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青州進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 熈寧三年

臣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来中外之議皆稱不便多乞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雖不能究述利害茍有所見其敢不言臣今有啓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為非而朝廷深惡其説至煩聖慈一作聽命有司具述本末委曲申諭中外以朝廷本為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搢紳

之士論議益多至於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諭也臣亦以為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盖二分之息以為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於民所得不多耶則小利

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

臣檢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臣竊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凶歲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爾若連遇三兩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多若纔遇豐熟却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歲矣至於中小熟之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本料送納者或人

戶無力或頑猾拖延本料尚未送納了當若令又請次料合俵錢一作散數則積壓一作欠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戶遇災傷本料未曾送納者及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不納者並更不支俵與次料錢如此則人戶免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朴催驅官錢免積久一作欠失陷

臣竊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戶為患所以朝廷屢降指揮丁寧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諸路

各有提舉管勾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俵散而後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抑逼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却催促盡數散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爲失職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爲弛慢不才上下不得不遞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已也由是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乞先罷提舉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其所俵錢取民

情願專委州縣隨多少散之不得一作必須要盡數亦不必須要闔縣之民戶口盡請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

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目前止於如此然而青苗之議久已喧然中外羣臣乞行寢罷者不可勝數其所陳久遠利害必已詳盡而無遺矣一日陛下赫然開悟悉採羣議追還新制一切罷之以便公私天下之幸也若中外所言雖多猶未能感動天

聽則見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繫目下利害如臣畫

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令取進止

言青苗第二劄子同前

臣近曽奏為起請俵散青苗錢不便事數內一件乞遇災傷夏料未納及不係災傷人戶頑猾拖欠者並更不俵散秋料錢數至今未奉指揮臣勘會今年二麥纔方成熟尚未收割已係五月又合俵散秋料錢數竊緣夏料已散錢尚未有一戶送納若又俵散秋料錢竊慮積

壓拖欠枉有失陷官錢臣已指揮本路諸州軍並令未得俵散秋料錢别俟朝廷指揮去後一作訖臣伏思除臣近所起請災傷未納及人户拖欠不納者乞且不俵次料一事外臣今更有愚見不敢緘默臣竊見自俵青苗錢已来議者皆以取利為非朝廷深惡其說遂命所司條陳申諭其言雖煩而終不免於取利然猶有一說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見若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黄不相接之時雖不户户闕之然其間容有不濟者以

為惠政（一作濟）尚有說焉（一作可說）若秋料錢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户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爾若二麥不熟則夏料尚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使人户積壓拖欠以此而言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欲望聖慈特賜詳擇伏乞（一無八字）早降指揮今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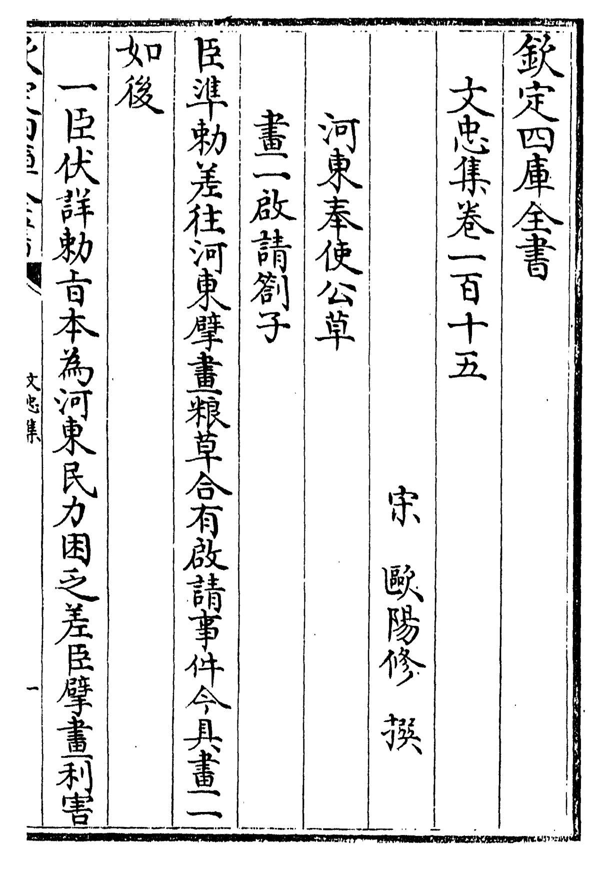
舉宋敏求同知太常禮院劄子（嘉祐二年）

臣等勘會同知太常禮院張師中近被朝命差充兩浙提點刑獄伏見太常丞集賢校理宋敏求文學該贍多

識故事家藏古今書史禮樂制度記傳尤多禮官博士每有所疑多就之質證其人見是知州差遣資望不淺臣等今保舉欲乞就差充同知太常禮院一次如後不如舉狀臣等甘當朝典今取進止六月日

右公在翰苑時薦宋敏求奏劄得之汪逵既云臣等則非獨薦或公自草或止預名不可知也

文忠集卷一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河東奉使公草

畫一啟請劄子

臣準勅差往河東擘畫粮草合有啟請事件今具畫一如後

一臣伏詳勅旨本為河東民力困之差臣擘畫利害

竊慮州縣未體朝廷之意因而騷擾臣今欲乞特
降聖旨指揮下河東路候臣到彼不得令官吏及
諸色人出城迎送及不得作樂筵席

一臣準勅計置擘畫河東一路經久利害竊緣河東
地分闊遠山川險絶竊慮僻遠之處不能徧至又
緣本路文武官吏不少内有久諳彼處民情事體
者或在不當驛路守官致臣無由見得臣今欲乞
許臣採問官吏就近召與相見所貴詢訪兵民利

病仍慮有合行事件亦乞於本路選擇幹事官員

暫差勾當

一臣所授勅只是與轉運司計置擘畫邊上糧草竊緣一路州縣賦租戶口兵馬錢帛及公私財用利害要見本末文字竊慮所在不盡時應副仍乞指揮一路州軍凡有取索文字並令畫時應副

一臣伏見國家自兵興以来言事之人多陳利害竊慮有前後上文字人内有陳河東一路事宜所言

大體利害詳明朝廷未暇施行者乞於中書樞密
院檢尋所上文字付臣看詳到彼參驗利害可否
回日聞奏
一臣準勑除擘畫糧草外竊慮更有可以因便勾當
事件伏乞令中書樞密院畫一條目付臣施行取
進止
辟郭固隨行劄子
臣準勑差往河東路計置經久利害伏見新授寧州軍

事推官郭固熟知沿邊兵民利害曾隨韓琦奉使陜西近差充涇原路叅謀見未赴任臣今欲乞暫將帶本人隨行候臣回日令一面發赴本任如允臣所請乞降朝旨指揮取進止

免晉絳等州人戸遠請蠶鹽牒

當所訪聞晉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蠶鹽並於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路遥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般請須議專行公文者

右具如前今欲牒州候牒到日請不移時疾速詳前項事理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送納鹽錢不請三門官鹽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姓各令逐便不得勒抑監催須令前去免使妨蠶農忙之際虚勞百姓遠路艱辛兼當所已具一面施行奏聞仍請具已施行公文疾速入馬遞回報當所不管遲延住滞者

同前

當所訪聞晉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蠶鹽並於解

池請領近閒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路遙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般請須議專行公文者

右具如前當所雖已牒晉絳慈隰等四州請詳前項事理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送納鹽錢不請三門官鹽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姓各令逐便不得抑勒監催須令前去竊慮百姓已到解池及前去未遠令欲牒解州安邑知縣請詳前項事理如是請鹽百姓見在彼處請就近告示逐人如依舊送納鹽錢情願不

往三門請鹽者各令歸本縣仍希已施行公文回報當所者

相度併縣牒

當所體量得潞州八縣内屯留黎城壺關三縣地居僻遠戶口凋零全少詞訟盜賊逐縣虛占令佐及諸色公人色役今欲擘畫將三縣併省分割入隣近縣分可以寛減民役兼省吏員須議差官相度利害者

右具如前今欲牒上黨縣鄶主簿請詳上項事理親往屯留

等縣相度地里遠近接連疆畔就近可以分割併省利害務令人戶穩便仍具可以分併地里畫成紙圖及取索逐縣見在戶口賦稅見役諸色公人數目畫一開坐連申無致鹵莽者

同前奏狀

右臣近自威勝軍至遼州體量得遼州州界東西二百五十里南北一百五十九里所管戶口主客二千七百餘戶地里人戶不及一中下小縣而分建一州四縣內

榆社縣主客一千七十二戶其餘遼山縣主客五百六十九戶平城縣主客六百一十八戶和順縣主客四百五十九戶各不及一鎮人煙及潞州管內八縣亦有似此地里絶近人戶全少處虛立縣名枉占官吏每縣曹司弓手手力解子之類各近百人外别有供應本州廳子客司承符散從及本村里正戶長耆長壯丁色役人戶凋零差役繁重以臣相度可以將帶就近分割併省庶使減省官吏寛紓民役縁臣時暫經過竊慮不盡民

問利害已答牒知遼州國子博士蓋平上黨縣主簿鄙
唐等審細相度可與不可分併利害臣今前去所過州
縣除邊防要切縣分外其餘地里迫窄人户凋零絶然
小縣有可以分割併省者並欲隨近選差幹敏之官容
切先行相度可與不可分割利害候臣奉使回日别具
條陳敷奏次

倚閣忻代州和糴米奏狀

右臣準中書劄子節文臣寮上言勘會忻代二州裏外

分配博糴斛斗共玖萬餘碩即令催納方及二分今来已是五月粒食踴貴之際民間斛斗甚是難得欲乞朝廷特賜愍許將已支絹帛及大鐵錢合納米粟特與倚閣候將来秋成一併送納奉聖旨令臣與河東轉運司同共相度施行者臣尋至忻代二州取索逐州元分配錢絹次第及見納見欠白米一宗文字看詳元是富弼啟請為去年河東秋大熟乞朝廷輟那錢銀絹廣謀粮草三司遂支雜州絹二十萬疋與河東内代州分配到

五萬疋並是在京及并晉等州比及旋旋般來往復拖延直至冬末春初方行俵散至今年五月分配纔畢已是麥熟夏稅起納民間豈復更有白米輸官其絹五萬疋并本州舊有絹三千餘疋共博糴白米九萬五千二百餘碩州縣從春至夏枷棒催驅只納到四萬餘碩見欠五萬四千餘石本州為催納不前遂申轉運司乞令將隅年陳米減價折納雖有此擘畫亦並無人送納蓋為過時無可收糴其忻州差配名目尤多去年一年內

除税賦和糴沿邊送納外配銀送納見錢收買肉羊羊
皮數目不少又有酒務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糟白醇分
配人户令納清醋價錢又有轉運司先配絹三千疋博
糴諸色斛米除此多般科配已催納了足外方到一項
大鐵錢絹博糴白米是令來臣寮啟請乞行倚閣者其
鐵錢絹元抛配博糴白米肆萬餘石因轉運司自見人
民不易先減一半外尚有二萬八千四百餘碩後為送
納不前運司又已與倚閣一半候秋熟併納外有一萬

餘碩係見行催納臣遂取索本倉受納日歴點檢逐日
全無人戸送納亦為過時無可收糴兼兩州百姓累經
臣陳狀臣上禀朝旨親見民間疾苦又縁轉運使二人
並在潞州相去絶遠不及計會商量兼勘會二州人粮
見在忻州約支二年有餘代州亦約支一年半不至闕
備又前去秋熟日月不逺臣已一面出牓及牒本州令
倚閣候至秋熟一併送納施行訖謹具狀奏聞

義勇指揮使代貧民差役奏狀

右臣準中書批送下二狀河東都轉運司準康定元年九月十四日勅節文河東路強壯應見充正副指揮使內雖係第一至第三等戶者州縣更不得輪次別差色役竊緣義勇指揮使各是鄉村第一第二等力及有家活產業人戶今來一年之內只是一季上番多在本家管勾農業兼當司體量得正副指揮使等俱是上等人戶揀充最屬僥倖其餘等第人戶丁數稍多亦是一般點充義勇祇應仍更不免州縣差役所有軍員已是優

便仍更依條免放州縣色役頗見影庇却鄉縣重難差
役却差下等義勇人户充州縣重難里正衙前等差
役計其勞逸深爲不便欲乞朝廷早賜特降指揮下諸
處義勇正副指揮使乞依其餘義勇體例各依等第户
例輪次差定州縣色役庶得均濟臣勘會河東一路鄉
兵除係籍強壯不勾追教閱外所有刺手背義勇見管
七萬二千八百七十二人每年秋冬上番教閱州縣因
而諸雜役使常於秋冬邊地支移稅賦和糴遠納之時

復有上番之役凡一家三兩丁者一人上州教閱一人供送一人或在州縣執役或遠地輸納稅租所存但有衰老或有全無倚托者廢業忘家不勝其苦其間惟有正副指揮使並是州縣中最有物力上等人户却獨得免差役是下等人户常有勞役最豪富者獨得寬優兼自兵事已來州縣差役頻併素來力及之户累世勤儉積畜只於三五年重疊差役例各減耗貧虚逃亡破敗兩州郡事多差役難減往往將第三第四等人差充第

一等色役亦有主户小處差稍有家活客户充役勾當如此上下窘乏之際惟義勇正副指揮使豈容獨免兼自差管轄義勇以来已避免却數年色役當衆人苦於勞耗之際獨獲寬優之幸已多兼臣累過州軍體問得逐處義勇指揮使等家業例皆物力不減人丁又多若令一例差役可以貧富均濟稍寛已困之民具都轉運司啟請伏乞朝廷特賜允許施行今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舉米光濬狀

右臣伏自準勑計置河東沿邊粮草所過州軍徧見文武官吏不少其間臨民治軍可稱邊任者絶難得人伏見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嵓嵐軍使米光濬年四十餘世家代州熟知本路邊事出於將種練習兵機兼有膽勇會弓馬自到嵓嵐二年處置皆合事宜昨代州寧化谷為守將非才引惹北人爭侵疆界惟嵓嵐草城川正當北界要害之地去年北人來侵疆界光濬應機拒守

故獨岢嵐得不侵𨚫地土亦不張皇臣自過本軍體問
軍民備得其實伏覩近降宣命指揮差李偉替令赴闕
竊以邊鄙常患才難苟得其人豈宜屢易兼自有移替
宣命軍民並各衆狀舉留其米光濬臣今同罪保舉再
任岢嵐如再任後犯入已贓及邊防軍政但有一事敗
悞並甘連坐今欲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米光濬斬決逃軍乞免勘狀

右臣訪聞岢嵐軍昨於四月中捉獲逃走萬勝長行張

貴虎翼張貴李德等三人並係禁兵本軍勘正法司檢
用編勅禁軍料錢滿五百文逃走捕捉獲者處斬訖奏
其張貴等並依法處斬訖本路轉運司檢會先降令勅
春夏不行斬刑合決重杖處死糾駮本軍不合斬斷見
差嵐州團練判官劉述取勘岢嵐軍使米光濬等竊緣
岢嵐軍地接西北二邊正是秋冬大屯軍馬之處若管
軍將率斬一逃軍却遭勘罰則無由統衆漸啓兵驕況
重杖與處斬俱是死刑無所失入運司守令勅糾按雖

執常科兵官以軍令斬人亦是常事況米光濬等勘成公案亦不過得違制失入刑名論情定罪所犯至輕沮將卒以長兵驕其損不細伏乞朝廷只作訪聞此事特降聖旨與免勘劾所貴沿邊將卒知朝廷委遇之恩盡心効用兵戎畏肅不致驕恣生事謹具狀奏

乞減配賣銀五萬兩狀

右臣伏見河東路轉運司近準三司從京支撥得銀十萬兩於本路州軍配賣見錢臣體問得此銀本非運司

因闕乏陳乞忽自省司特行支撥蓋是朝廷優恤三路軍需不足特此輟賜助濟用度以舒疲民又慮朝廷訪聞今年河東二麥大熟欲使將此銀十萬兩乘時收糴軍儲有以見聖心憂念邊防寛恤民力臣昨因至寧化軍有百姓衆狀經臣馬前陳訴為配銀數多臣遂取索本軍人户物力次第及前後配斂數目看詳本軍人户全少城郭主客十等共三十四户内五等已上只十五户其餘六等已下貧弱之家共有一十九户去年共配

銀三百兩數月枷棒催驅方能了納今年所配一千兩比常年三倍是致百姓送納不前衆狀詞訴又緣寧化軍屯兵不多本軍自有納便鹽錢及諸雜課利見錢不致闕用本軍地寒民不種麥又無夏糴倉當其軍用未闕民間難得錢時可惜虛困民力臣已牒本軍且令配賣五百兩其餘別候朝旨尚慮河東一路州軍極有見今未至闕錢及地高不種二麥無可收糴去處不宜一例急斂橫困疲民臣今欲乞聖慈特下本路轉運司令

將已分銀十萬兩除見今闕錢州軍及二麥大熟合行收糴處依數配賣其餘見不闕錢及不糴夏麥處且只配一半候闕錢不得已即漸漸分配所貴少舒民力上副陛下憂民念邊之意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相度銅利牒

當所據澤州進士閻玠司法參軍萬頤等狀並為河東鼓鑄鐵錢盜鑄者不少竊見絳州稷山垣曲縣三處皆有銅鑛欲乞遍往有銅鑛處密切詢訪採取烹煉鼓鑄

錢幣者當所檢尋古跡翼城縣有唐錢坊一在縣東十五里翔皐山下又有唐王城治在縣北平城三十六里又有曹公治在縣東南七十五里又有廢銅窟在縣西三十里稷山縣甘祚鄉有銅治村絳縣有唐古銅冶在縣南五十里含山谷內垣曲縣有錢坊在縣西北九十二里程子村銅源監內自唐以來絳州舊曽鼓鑄銅錢鑪冶古跡見在其廢已久山澤銅鑛産育必多兼訪知絳州人户多私採鑄貨賣銅器近年錢幣闕乏以来亦

曾有人獻言乞尋銅鑛烹鑄前後差官尋訪多是不曉事體張皇驚擾私鑄之家避犯禁之罪不肯指引採取又鑛銅側近民居懼見官中興置爐冶各相蔽固並稱無銅所差官員又不盡心多方求訪遂使銅寶不能興發須議專委通幹之官密切求訪者

右具如前欲牒絳州管界巡檢孫借職仰細詳前項事理只作界内巡警名目遍至四縣多設方畧先且誘賺得民間私賣銅瓶一兩件然後詢求出鑛之家及細問烹煉之法須使姦

民不能隱蔽或須要私鑄之人指引烹煉即設權宜許其免罪或別加酬奬務要求出銅寶不為民間藏閉候見次第密具公文回申無至張皇惧事者

再乞減配銀狀

右臣近為三司抛降銀一十萬兩與河東諸州軍配賣臣尋體量得河東諸州軍錢糧各有準備見今不至闕乏民間即日難得見錢遂曽具狀論奏且欲配賣一半乞朝廷特降指揮與都轉運司後来聞有朝旨只與減

得些小價錢其諸州軍百姓累經臣告訴並稱銀價雖然不高各為見錢難以變轉伏縁河東州軍昨来只是澤潞兩州二麥大熟晉絳并汾石隰等處係種麥地分並只熟及三五分其秋稼尋遭夏旱垂欲焦死近方得雨只可救得四五分見今物價甚高民間窘急無異凶歲況配賣銀絹乃是緩急不得已之事今諸州軍幸各錢糧不闕不必非時抑配重擾人民只可留之以備緩急若已知縣官實為闕之則勵力供納自不怨嗟以理

論之其銀盡可罷配又緣都轉運司已俵與州軍故臣且乞只配一半近日臣不住見百姓以配銀為苦已牒諸州軍且令先配一半其餘聽候朝旨比欲候臣到闕更自論請竊慮臣離河東後轉運司依舊催促盡令俵配伏望聖慈特賜矜恤仍乞檢會臣前後奏狀早降朝旨

再舉米光濬狀

右臣近曾同罪奏舉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米光濬再

任岢嵐軍使竊知朝廷為光濬病患曾加體量臣昨往岢嵐親見光濬絕無病狀體問得去年偶因飲酒暫曾不安竊緣本人有心力會弓馬諳熟邊事善撫軍民況岢嵐當草城川一路地形平坦與契丹止隔界壕不比代州尚有險固捍禦控扼尤藉得人臣嘗見朝廷選擇邊將比及於武臣中求得一人常患難得而任使俟其知次第亦須年歲之間其米光濬於武臣之中不易多得在岢嵐既久又已知次第其人既不病患又無過犯

料其替去別得差遣必與今任輕重一般與其移易往来不若責之久任況知光濬亦累曾乞替臣今所舉非徇光濬之私蓋為邊防之計其米光濬伏望聖慈特加奬擢與優轉一官且令再任以防緩急可以使喚如朝廷遷官及再任後犯入已贓及邊事有所敗悞臣並甘同罪

論礬務利害狀

臣昨準三司牒繳連録到晉州博賣生熟礬始末一宗

事理及備録中書批狀牒臣候到河東與施昌言等同
共相度經久利害聞奏臣未到河東聞施昌言等已一
面先具相度申奏訖尋又準中書劄子送下施昌言等
奏狀付臣奉聖旨更切相度具經久利害聞奏者臣看
詳都轉運司狀內元牒晉州通判殿中丞榮諲相度事
節似有未便遂牒并州通判祕書丞張日用就晉州計
會榮諲取索一宗文字子細議定經久利害尋據張日
用狀果與榮諲始初相度利害不同今具畫一如後

一晉州折博務元定年額錢一十六萬餘貫自來許客人入中紬絹絲綿見錢茶貨筭請生礬上京重別煎煉後取便賣與通商路分客人後至景祐四年三司為客旅並不入銀絹見錢只將茶貨入納遂額定令客人每年於晉州折博務入納茶一十萬斤在京榷貨務入納見錢五萬貫文自此杜昇李慶等六戶管認上件年額錢茶等請生礬於京師重煎貨賣

一慶歷元年河東都轉運司始於晉州官置鍋鑊自煎熟礬一面勒杜昇等六户依舊管認年額錢茶博筭生礬一面將新煎熟礬别指客旅出賣是致杜昇等六户稱積壓礬貨出賣不行累年拖欠課利有煩官司催督及引惹六户詞訟不絶

一據榮諲元狀内聲説晉州起立煉礬重煎作明白熟礬貨賣慶歷元年入到絲綿見錢五萬七千八百餘貫并收在京入納見錢及晉州入到茶錢一

十一萬六千八百餘貫都收一十七萬四千六百餘貫慶歷二年收絲絹綿錢四萬二千餘貫并錢茶都收一十九萬五百餘貫慶歷三年收絲綿錢四萬七千餘貫并錢茶都收二十萬五千餘貫自晉州置煉礬務後来比祖額各有增剩况自六家撲斷後来景祐四年只賣過生礬五十五萬七千餘斤寶元元年賣過生礬七十二萬二千餘斤寶元二年賣過生礬三十五萬一千餘斤康定元年

賣過生礬三十六萬五千餘斤自慶歷元年起置
煉礬務重煎後来當年支賣生熟礬八十四萬九
千餘斤慶歷二年支賣生熟礬八十五萬五千餘
斤慶歷三年支賣生熟礬一百四萬六千餘斤比
附未煎已前逐年大有增剩今相度欲乞依已前
體例指揮在京榷貨務及本州折博務出牓告示
招召諸色客旅投狀在京入納見錢及取便於晉
潞等州入納茶貨金銀錢帛絲布斛㪷更不限定

人數姓名斤兩多少取便依則例入折博筭請晉
州重煉熟礬兼問得晉慈州生礬染麄色亦可以
生使並許依則例筭射興販更不拘定杜昇等六
户認納年額錢茶仍乞指揮逐户將煎礬鍋鑊家
事納官今後更不衷私重煎只令晉州煉礬務一
面重煎收辦課利
一據張日用狀與晉州通判禁殿丞將慶歷元年置
煎礬務後收到課利比對本州煎礬務止責到折

撲見錢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三貫八百三十文在
京六戶納折到錢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三十八貫
八百五十文慶歷二年本務止賣到四萬二千一
十八貫一百一十文在京六戶收到一十四萬八
千四百八十六貫五十文慶歷三年本務收到四
萬七千二百三十三貫七百五十五文在京六戶
收到一十五萬八千三百四十五貫三百五十文
是煉礬務出賣得錢常少六戶入納數目常多遂

將三年買到煎礬務通比皆不過五萬貫及四萬
貫今年自正月一日至六月終收到入絲課利錢
一千九百五十九貫有零課利不敷惟是六戶遂
年納數常多若遂放令六戶逐便必致大段虧少
課利況今用兵之際若行寬法客人有利必歲額
遂增今將三年止於五萬數目遂便止令官賣必
恐大虧年計今乞廢罷晉州煉礬務一就令在京
六戶管認年額錢茶所貴經久通行逐年入得茶

貸充備河東路并汾等十餘州軍支折和糴有備

不致悞闕

右謹具如前臣今將二司録到一宗始末文字子細看詳葢由河東都轉運司役法官自煉礬出賣見一時之小利致經久之難行從初本為課額不敷遂定為錢荼十五萬數許六戶管認即不當更自官賣與其爭利若云官賣有利則六戶便合除免年額臣今看詳滎謜張日用等二人狀内開説自官置煉礬務後來逐年所賣

生熟礬折撲到見錢數目蓋是榮諲從初將生熟兩色礬博賣到錢數衮合比筭便謂自起立煉礬務後來年額課利增盈遂欲罷六戸筭請生礬舊額及榮諲再與張日用等子細將生熟兩色礬課利逓年比類其熟礬自慶歷元年只賣及五萬二年三年已只及四萬貫有零今年自正月一日至六月終半年只賣及一千貫若將生礬貨利與熟礬衮合筭數則似有增盈若各别比較則熟礬賣錢全少又一年虧於一年今若依榮諲罷

責生熟礬即據近年課利虧減次第必慮向去無容算請虧陷官中年額錢茶臣今相度欲乞官罷自煎熟礬出賣只令杜昇等六户依舊管認年額入納錢茶十五萬數將見今晉州已煎下熟礬并生礬相兼其六户本為官賣熟礬侵爭其利致其積壓貨賣不行今若官罷自賣則六户更難詞說如此則官中雖歲失三五萬貫自賣之利而於錢茶十五萬舊額却有準的不至虧陷必若不欲抑勒六户認額即乞未立定年額但選差清

强官吏創新一面博賣熟礬俟三二年取一年為定額蓋縁熟礬見已課利大虧若自新官賣必不能敷及遞年與生礬俱賣時常額免使監臨官吏枉遭決罰年計用度虛為指凖於此二說伏乞朝廷裁擇施行

論西北事宜劄子

臣昨在河東聞北敵事宜說者多端而少實其役兵動衆修城掘壕凡所興為則有蹤跡昨三月四月之閒於北界地名大柳谷銀瓮口與蕃族相殺契丹累敗折却

主將數人見今抄點中軍秋冬必大交戰此亦說者多同而不虛惟云夾山部落叛歸元昊契丹與西賊相攻又云西賊見在河灣會劉寨兵馬尤多或云二敵詐謀欲合而攻我此一事則說者雖多而以人情料之皆不可信自西賊叛我以來更事契丹甚謹蓋已與中國交爭則屈已事隣乃其常理二敵自來未聞釁隙而忽納夾山小族反與契丹立為大敵但恐元昊黠羌不為此事以此言之不可信也契丹若寇邊鄙當先自河北不

應便出河東若云出吾不意則兵釁未成必未突然入
吾險地是契丹必不攻河東矣西賊二年之間累次遣
人通好國家過當許物已多今盟約垂成而忽借契丹
數百里之路崎嶇勞師入吾險固以此而言是西賊必
不攻河東此其不可信者也然契丹抄點人馬聲張已
久今漸向秋必已聚集邊臣但見其兵聚在界上不得
不至驚疑惟在朝廷料敵制謀養威持重不為輕發使
其不可窺則得計矣其容為禦備次第臣今具管見畫

一如後

一據今事宜不問北敵攻夾城與元昊但不過彼此自相攻耳然敵兵在我境上不可不為支準惟當持重以待未宜便若寇至而大集窮邊虛成自擾但訓兵練卒於并忻嵐憲屯結以俟太原去忻州一日半可至忻州去代州一日半可至嵐州去岢嵐一日中可至憲州亦然今以兵屯忻并而應援代州屯嵐憲而應援岢嵐賊至則使代州岢嵐堅

壁清野待其師老徐以忻嵐等兵擊之此用兵之
法也如此則敵来不失應敵不来不至虛費其代
州岢嵐但用去年防秋兵數可矣惟治器械擇將
帥此非倉卒可辦宜急為之具
一河東沿邊州軍器械全然不堪臣昨到彼見逐處
弓弩無十數枝可施用者問其何故云為省司惜
筋膠支請不得縱支得即角短筋碎不堪使用久
無物料修治是致廢壞臣亦知京中筋膠角絶少

然若遍支與諸州軍即恐不及欲乞且只支與沿
邊州軍仍乞選差幹事官逐州自遣一員上京支
請便令自監修補其諸州木羽箭臣曾逐色用草
人被甲去三十步以硬弩射之或箭幹飛掉不至
或箭頭卷折不入甲此乃臨陣悞事之物十無一
二堪者惟舊竹箭雖翎損鏃生鏽然射之亦能入
甲又數目不多亦乞委官揀點修換
一代州知州康德輿老懦不濟事臣方欲到京奏乞

替却近知巳差張亢然德輿却充并代鈐轄只此
職亦非德輿所堪乞與一近裏小處知州鈐轄別
選差人
一代州諸寨主監押三十餘員内無三四人能幹而
曉事者伏乞早行替換仍乞於近日臣寮准密院
劄子舉到堪充將領人内差充寨主監押
一岢嵐軍地接草城川口無險可恃而城小壕淺須
合增城浚壕乞降指揮下河東那打白草廂軍及

本軍係役兵士早併力修葺臣曾兩狀奏乞米光濬且令知軍蓋光濬已知彼中次第當事宜之際若李緯乍到恐處事未盡合宜又緯必非嵓嵐久住之人其米光濬伏乞檢會臣前奏施行取進止

論宣毅萬勝等兵劄子

臣昨準勑差往河東續準樞密院劄子奏聖旨所到州軍體量諸軍指揮自來習學武藝并教閲戰陣次第精與未精緩急堪與不堪陣敵使喚者臣尋至諸州軍令

主兵官吏依常式教閱觀其精粗所用陣法除四官陣舊法外亦有自為新陣者大抵只是齊得進退不亂行伍而已諸處所較不多其陣法則皆未可用惟有踏硬射親最為實藝見今經略司分差主將諸州巡教以三等弓弩拍試漸次亦當精熟然而主將不一器械不精此二事須更別為制置其諸軍禁兵共九萬五千餘人內駐泊兵三萬餘人惟萬勝最多最不精本路就糧禁兵六萬餘人惟宣毅最多最不精臣今欲乞定主將精

器械此二事條目甚多容臣續具畫一其宣毅萬勝等兵臣今先具畫請如後

一臣勘會河東駐泊禁兵六十八指揮共三萬二千餘人內萬勝二十指揮一萬一千一百餘人當初招募倉卒不能精擇此中外共知自到河東已及三年其射親踏硬弩比初到則漸慣熟但其人大小強怯不等又不耐辛苦其事藝勉力不及河東最下清邊而料錢請受與最上神衛等見今多差

在河外五寨緣請受既大於他軍則重難倫次須至差撥其使喚乃不及下軍緩急常憂敗悮臣今欲乞於河東見在廂軍三萬人數内揀少壯有勇力者增置清邊及於京師差撥三百料錢禁軍充足一萬人數抵替萬勝抽回兼其人到河東已二年人各有辛苦思歸之意

一臣勘會河東本路就糧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揮六萬二千七百餘人内宣毅四十四指揮二萬二

百餘人宣毅招揀不精無異萬勝惟河東稍勝諸路蓋土人天性勁勇耐辛苦然終是不及自投軍者其農夫生梗難以教訓至今全未堪使喚臣到澤州有一指揮只揀出九十餘人呈教尚亦生踈威勝軍兩指揮内一指揮絶然不成次第閗之云差出近方歸本營蓋河東多將宣毅差在巡檢下及諸處便不教閲臣今欲乞將見在宣毅委河東都轉運使親至諸州將短小怯弱者先揀退充廂

軍其餘堪教者不得差往巡檢下及防河寨柵不
教閱處專令逐州軍教一二年必漸可用

論麟州事宜劄子

臣昨奉聖旨至河東與明鎬商量麟州事緣臣未到間
鎬已一面與施昌言等先有奏議尋再準樞密院劄子
備録鎬等所奏令臣更切同共從長相度臣遂親至河
外相度利害與明鎬等再行商議乞那減兵馬人數可
以粗減兵費已具連署奏聞此外臣別有短見合盡條

陳其利害措置之說列為四議一曰辨衆說二曰較存廢三曰減寨卒四曰委土豪如此則經久之謀庶近禦邊之策謹具畫一如後

一曰辨衆說者臣竊詳前後臣寮啟請其說有四或欲廢為寨名或欲移近河次或欲抽兵馬以減省饋運或欲添城堡以招輯蕃漢然廢為寨而不能減兵則不若不廢苟能減兵而省費則何害為州其城壁堅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設之險可守而不

可攻其至黄河與府州各纔百餘里若徙之河次不過移得五七十里之近而棄易守難攻之天險以此而言移廢二説未見其可至如抽減兵馬誠是邊議之一端然兵冗不獨麟州大弊乃在五寨若只減麟州而不減五寨與不減同凡招輯蕃漢之民最為實邊之本然非朝廷一力可自為必須委付邊臣許其久任漸推恩信不限歲年使得失不繫於朝廷之急而營緝如其家事之專方可收

其遠效非二年一替之吏所能為也臣謂減兵添堡之說近之而未得其要

二曰較存廢者今河外之兵除分休外尚及二萬大抵盡河東二十州軍以贍二州五寨為河外數百邊戶而竭數百萬民財賊雖不來吾已自困使賊得不戰疲人之策而我有殘民斂怨之勞以此而思則似可廢然未知可存之利今二州五寨雖云空守無人之境然賊亦未敢據吾地是尚能斥賊

於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議移廢則五寨勢亦難存兀爾府州便為孤壘而自守不暇是賊可以入據我城堡耕牧我土田夾河對岸為其巢穴今賊在數百里外沿河尚費於防秋若使夾岸相望則泛舟踐冰終歲常憂寇至沿河内郡盡為邊戍以此而慮則不可不存然須得存之之術

三曰減寨卒者臣勘會慶歷三年一年用度麟州用糧七萬餘石草二十一萬餘束五寨用糧一十四

萬餘石草四十萬餘束其費倍於麟州於一百二十五里之地列此五寨除分兵欹泊外尚有七千五百人別用二千五百人負糧又有并忻等十州軍百姓輸納外及商旅入中往來其冗長勞費不可勝言逐寨不過三五十騎廵綽伏路其餘坐無所為蓋初建五寨之時本不如此寨兵各有定數建寧置一千五百人其餘四寨各止三百至五百今之冗數並是後來增添臣謂今事宜稍緩不比

建寨之初然且約舊數尚不至冗費臣請只於建寧留一千人置一都巡檢其鎮川中堠百勝三寨各留五百其餘寨兵所減者屯於清塞堡以一都巡檢領之緣此堡最在近東隅河使是保德軍屯兵可以就保徳軍請糧則不煩輸運過河供饋若平日路人宿食諸寨五百之卒巡綽有餘或些小賊馬則建寧之兵可以禦捍若賊數稍多則清塞之兵不失應援蓋都不去百里之内非是減兵但

那移就食而已如此則河外省費民力可紓

四曰委土豪者今議麟州者存之則困河東棄之則失河外若欲兩全而不失莫若擇一土豪委之自守麟州堅險與兵二千其守足矣況所謂土豪者乃其材勇獨出一方威名既著敵所畏服又能諳敵情偽凡於戰守不至乖謀若委以一州則其當自視州如家繫已休戚其戰自勇其守自堅又其既是土人與其風俗情接人賴其勇亦喜附之則

蕃漢之民可使漸自招集是外能捍賊而戰守内可輯民以實邊省費減兵無所不便比於命吏而往凡事仰給於朝廷利害百倍也必用土豪非王吉不可吉見在建寧寨蕃漢依吉而耕於寨側者已三百家其材勇則素已知名况其官守自可知州一二年間視其後效茍能善守則可世任之使長為捍邊之守

右臣所陳乃是大計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若可以施行

則紓民減費之事容臣續具條例取進止

乞罷鐵錢劄子

臣準中書劄子備録臣寮四狀並為上言河東大小鐵錢事奉聖旨相度利害聞奏者臣尋至河東取索晉澤二州鑄錢監及諸州軍見使鐵錢數又將都轉運司供到慶歷三年一年都收支錢數約度用度多少及採問軍民用鐵錢便與不便今具利害畫一如後

一見在大小鐵錢數大鐵錢自起鑄至目下共鑄到

四萬四千八百餘貫小鐵錢自起鑄至目下共鑄到一十一萬七千七百餘貫是大小鐵錢未及六十萬貫銅錢數見在官私行用

一大小鐵錢官本及淨利數目晉州大錢計用一萬七千八百餘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二萬八千八百餘貫當二十八萬八千餘貫銅錢凡用一萬七千餘貫本得二十七萬餘貫利其利約一十五倍有餘晉州小錢計用四萬六千貫足陌銅錢

官本鑄成一十一萬四千五百餘貫凡用四萬六千貫本得六萬八千餘貫淨利其利一倍有餘澤州大錢計用六千四百餘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一萬六千餘貫省當一十六萬餘貫銅錢凡用六千四百餘貫本得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貫利其利二十三倍有餘澤州小錢計用九百八十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四千餘貫凡用九百餘貫本得三千餘貫利其利兩倍

一都轉運司一年支收錢數實收諸雜課利客便賣鹽礬斗秤夏秋稅出糶斛斗賣疋帛絲綿銀進納雜收等錢二百一十七萬二千二百三十貫實支係隨衣添支特支料錢旬設公使國忌獄空際神地里脚錢買羊馬糧草客便招軍人户和糴礬本雜支等錢一百九十九萬八千四百一十四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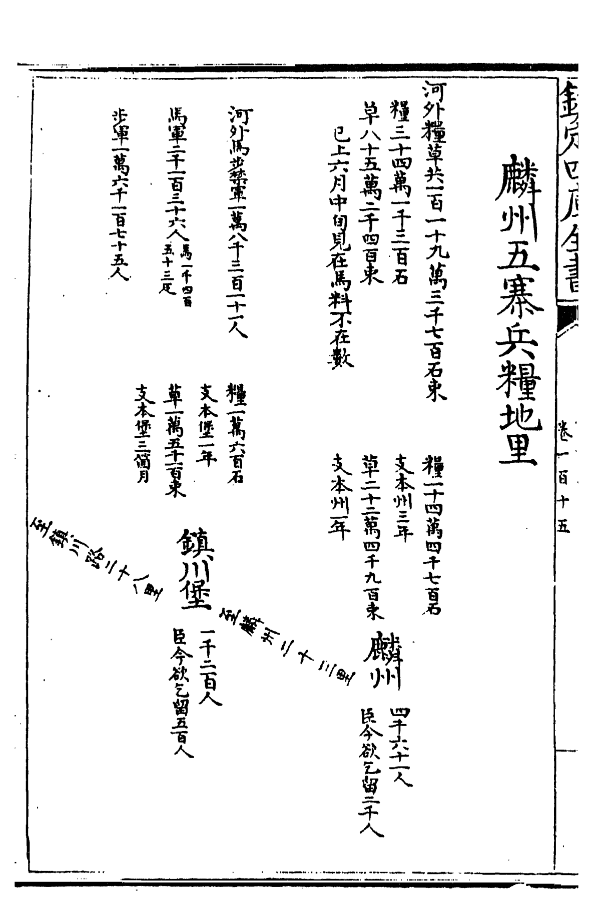
右謹具如前臣今相度大小鐵錢其可廢者有五據都轉運司慶歷三年一年支收實數比筭實收二百一十

七萬二千餘貫實支一百九十九萬八千餘貫是每歲尺將河東一路實收錢支遣自足外尚有一十七萬四千餘貫剩數其大小鐵錢可以罷鑄一也小鐵錢將本利計筭其利甚薄不過一倍略將鑄造工課約筭兩監逐日共鑄不過四百貫文一歲不過鑄得十六萬貫内除約六萬貫為官本外只獲淨利十萬貫若罷大錢而只用小錢是一歲為十萬貫錢而壞銅錢舊法陷民刑戮者不絶其大錢利既博至二十餘倍議者皆謂其利

厚於黄白術雖有死刑不能禁止臣昨在河東於提刑司取索得犯私錢人數已五火自臣出界後又續供到新捉獲二火是小錢利薄不足鑄大錢犯法者日漸多皆可以罷鑄二也今開厚利之門而致人死法則誘愚民以趨死若貸其死則犯者愈多急於捕察則良民一例騷擾縱而緩禁則民不勝姦是深法不可緩法又不可捕察又不可縱之又不可以此而言其可罷三也用之既久弊輕物貴惟姦民盜鑄者獲利而良民與官中

常以高價市貴物是官私久遠害深其可罷四也臣勘會河東十九州軍凡四十九處創新開沽酒務據轉運司供到每月約收二萬貫有餘計一歲合得二十四五萬貫又麟州元許入中七萬石斛㪷昨來為入中數多無處收貯見移於府州入中近日明鎬又減放馬軍歸京是利入之數漸多用物之兵日減此其可罷五也今見在官私鐵錢共不過六十萬數既未多罷之甚易況河東一路二十二州軍贍廂禁兵共十二三萬略計所

闕不多不比陝西事體其大小鐵錢伏乞特罷鑄造行用取進止



麟州五寨兵糧地里

河外糧草共一百一十九萬三千七百石束

糧三十四萬一千三百石

草八十五萬二千四百束

已上六月中旬見在馬料不在數

糧一十四萬四千七百石

支本州三年

草二十二萬四千九百束

支本州一年

河外馬步禁軍一萬八千三百一十人

馬軍二千一百三十六人（馬一千四百五十三疋）

步軍一萬六千一百七十五人

糧一萬六百石

支本堡一年

草一萬五千一百束

支本堡三箇月

麟州 四千六十一人

臣今欲乞留二千人

至麟州二十三里

鎮川堡 一千二百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至鎮川路二十八里

南

黃河東西流

[illegible]

建寧寨

糧一萬九千四百石
支鎮川一年十一箇月
草五萬二千三十四束
支鎮川十一箇月

至中堠寨十三里

中堠寨

糧一萬三千八百石
支建寧六箇月
草一萬六千束
支建寧三箇月

至中堠寨十二里

百勝寨

粮七千五百石
支中堠一年三箇月
草一萬四千五百束
支中堠一年二箇月

至百勝寨三十里

清塞堡

糧八千三百石
支百勝十箇月
草七千六百束
支百勝六箇月

至清塞堡廿里

府州

糧一十三萬七千石
支一年一箇月
草五十萬六千束
支一年六箇月

建寧寨二千七百八十八人 臣今欲乞留一千人置寨同巡檢員領之

中堠寨七百二十七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百勝寨一千二十六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清塞堡一千七百七十七人 臣今欲乞將麟州并四寨所減三千三百人於此寨及保德軍駐劄緩急應副四寨及麟州共兵并清塞本兵共七千人仍乞置五寨都同巡檢二員分領之

府州六千七百三十二人 臣已與明鎬等共奏乞減一千人過河屯苛嵐軍

本州在清塞兵見過河於保德軍請比糧草不曾支動

乞免諸州一年支移劄子

臣昨至河東體訪一路百姓貧弊勞擾本為河外麟府二州闕少軍糧遂於近裏二十州軍遞相支配今來麟州見在兵馬糧可支三年府州見有一十三萬石不支糧米諸寨各有糧不少兼臣將慶歷三年轉運司拋配秋稅支移數目勘筭得今年博糴斛𣂏可以減放和糴可以不支過河如此則少紓民困大息怨嗟其科配減放次第今具畫一如後

一河外麟州見有三年糧府州兵士見於河南保德軍請給府州見有不支糧一十三萬石

一去年并忻嵐憲石州岢嵐火山寧化保德等軍凡九處和糴斛㪷共十四萬二千餘石支往河外麟府二州送納今來河外糧斛已多上件九州軍和糴只乞於保德軍送納

一去年并忻汾遼潞晉絳澤石隰慈等州威勝平定軍凡十三處博糴斛㪷共一十七萬六千餘石往

保德軍送納今來河外既不支移那得并忻等九州軍和糴十四萬石於保德軍納則此十三處博糴可以減放

乞不配賣醋糟與人户劄子

臣昨至忻州見百姓人户經臣出頭怨嗟告訴爲轉運司將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糟俵配與人户要清醋價錢緣已配納了當臣方欲奏乞今後不得抑配續據石州狀申本務見管醋糟六千餘石本州見取索在州及諸

縣坊郭鄉村酒戶第等及州縣色役公人姓名欲行俵
配次其糟每𣁾價錢二十五文足陌縁臣已離河東只
曽行移文字且令未得俵配別候指揮臣欲乞特降朝
旨下轉運司今後醋糟只許官務造醋沽買及令百姓
取便買糟醖醋不得抑配人戶其糟所得之利不多但
虛為騷擾以斂怨嗟伏望聖慈特賜矜免其石州醋糟
尚慮本州已行俵配即乞特與減落一半價錢令漸次
送納

文忠集卷一百十五